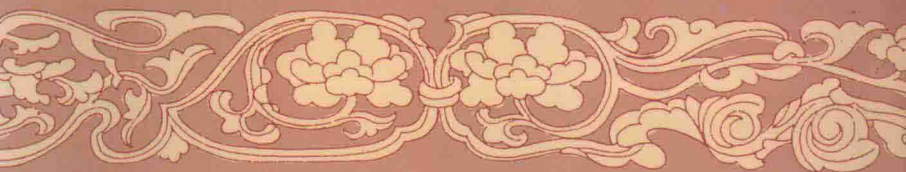


柳溪中篇小说集

Liu Xi Zhong Pian Xiao Shuo Ji



百花文艺出版社

柳溪中篇小说集

柳 溪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宝坻县第五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 850×1092 毫米 1/32 印张 18 1/4 插页 2 字数 343000

1995 年 11 月第 1 版 199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7-5306-1828-8 I · 1620 定价:22.00 元-

目

录

• 柳溪中篇小说集 •

大鹏之死	(1)
生死之间	(156)
啊,永远的龙雪丽	(247)
梨树峪	(305)
人约黄昏后	(328)
毒 手	(427)
采薇台	(471)
夜,夜,夜	(512)
后 记	(572)

大 鹏 之 死

——谁在收买这颗高贵的头颅

这是历史长河中一个令人目眩的短瞬；但它却不是
在浮载万代的时光之流里漂忽而下、转眼即逝的一瞬。

那是一个卑鄙龌龊与庄严伟大并存、狡诈奸佞与忠
贞刚烈同在的时刻。

在那充满魑魅魍魉的黑夜中，由于一个人的热血洒
染了古老的荒原和他的高贵头颅的壮烈死灭，使这永恒
的长流，激起了令人凭吊的绚丽浪花，使他的英灵和业绩
永驻宇宙，与天地并存。

——摘自作者从坝上水母宫、冲霄亭归来“随感”。

第一章 潜入咆哮山城

—

闷热的六月南风，刮过 1933 年天津动乱不宁的街头。
白天从日本租界旭街和南市那里冲到华界鸣枪滋事的汉奸

便衣队，已经随着夜晚的来临，或者是龟缩到“白帽衙门”^①里去领赏歇息，或是到南市赌钱、嫖妓、喝酒去了。居住在金刚桥北岸华界低矮小屋里的中国黎民百姓，才停歇了心惊肉跳，插上木门，点灯、吃饭。

傍晚一阵闪着霞光的雷雨刚过，从渤海湾刮来的海风，使炙烤得干裂的大地，变得清新凉爽了。但是，迷漫在混浊海河上空腐尸的恶臭，却仍旧到处飘荡。白天为了糊口不得不外出做工的中国庶民，看见海河黄浪中漂忽流淌的浮尸^②，已使他们骇而却走，所以，夜晚不用“宵禁”，他们也早已退避家舍，惴惴不安地思考着自己亡国有日的可怖命运，而不敢留恋街头了。

就在这夜深街静的时刻，有一辆垂着深褐色窗帘的日本铃木牌轿车，车尾上满是灰尘，驶过静寂的海光寺大街，来到福岛街^③一处门楼上方装有炮眼的古堡宅院门前停住。汽车喇叭有节奏地尖叫了两声，有馒头钉的大铁门便啾啾自动启开。汽车沿着水磨石的甬路，驶上屋前有廊庑的露台。车门开处，有一个身材修长、穿着中国式便衣的日本人，昂首阔步、身子笔挺地走进灯火辉煌的前厅。

他一进门，早有一个身穿绸花大和服的高大男人迎上

① 即日本宪兵队。因士兵戴白帽，故天津市的群众称之为“白帽衙门”。

② 1933年日本军国主义以日本租界和日本兵营为凭借，招募中国工人为其修筑军事工事，竣工后将工人杀死，丢弃海河，造成轰动一时的海河浮尸案，但当时的南京政府却束手无策。

③ 过去天津日租界的旧街名，即今兴安路。

来，扁平的脸上，露出仪表有度的迎迓，笑容可掬地伸出手，抓住来人的手臂：

“辛苦了，真太辛苦啦！土肥原^①君！”

来人正是土肥原贤二，他虽然是日本关东军中的一位大佐，但举止娴雅，颇似文人。透过金边眼镜，他那白皙的脸上掠过莞尔一笑：

“啊，多田^②君，想必你已等了很久了吧？唉，真没有办法，主要是中国官场的酬酢俗套把我捆住了，害得你像‘傻婆娘等汉子’，一定着急了！”

这句出自日本著名的“中国通”之口的俚语，把等在前厅里所有的重要军界人物，都逗得发出了嗤嗤的笑声。显然，这位驻扎在被他新孵化出来的“满洲国”的奉天特务机关长，从他那乐观的态度上就可以推测出：他的南京之行是成功的。

是的。自从今年开初，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将军邀来土肥原贤二襄办天津的防务已有半年。他俩既是仙台陆军幼年学校和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窗，又是入伍后的同僚，在日本军界可说是莫逆之交。为了消除在天津的抗日隐患，多田特意把土肥原从奉天请来。半年来他们合作默契，土肥原再一次^③显示了他那特工的纯熟伎俩，准确无误地从法租

① 即侵华日本战犯土肥原贤二，曾担任坂西利八郎之辅佐官，天津特务机关长，奉天特务机关长，他曾挟持溥仪去东北。

② 即多田骏，当时为日本派驻中国的驻屯军司令官。

③ 第一次为襄办中国末代皇帝溥仪去长春成立伪“满洲国”。

界侦探长饶伯泽那里，得到了住在霞飞路上做寓公的吉鸿昌将军正在招兵买马、准备再度出山的详细情报。从这一天起，他就把这些活动情况，作为“背景资料”，拍电报给驻南京的日本大使馆，而后由一位中国装束的情报武官，带到夫子庙的小茶肆，交给侍从室的情报助手，转给“中国的劳伦斯”戴笠。现在，这位“中国通”正是应了南京当局的秘密邀请，去商谈如何消灭这支抗日军队和反蒋将领吉鸿昌的具体办法，方才仆仆风尘地远道归来。

“怎么样，事情的进展还顺利吧？”官邸主人多田骏打一个手势，屏退了周围的参谋人员，拉着土肥原贤二绕过屏风，坐到内室榻榻密软席上，来不及举行照例的茶道，便急不可待地问道。

“堪称顺利，‘小孩死’是很够面子的^①，”土肥原安详俊秀的脸上，浮起一丝笑纹，“我们得到了南京政府的全力赞助，交换的条件是我们答应出兵福建，去帮助消灭那里的崛起势力^②。是呀，一个在江西徘徊的苏维埃^③ 幽灵，就足以使‘小孩死’头疼了，他怎么还能容忍在北方塞外又崛起一股易帜反蒋的武装力量？那里的战略地位，不是更能接近‘北极熊’^④ 吗？当然，有这些原因，他们跟我们合作是顺乎情理的罗！说实话，这正中我们帝国的下怀。要知道，多田

① “小孩死”是“蒋介石”三字的日语译音。

② 指福建新成立的抗日反蒋政府。

③ 指中共领导的中国工农政府。

④ 指苏联。

君，向塞外和蒙古进军，把满蒙打成一片而成为帝国的疆土，这始终是我们的既定国策，我们怎么能容忍在那里树起一支抗日武装？”

“是的，那是自然的。好，那我只想问你，对于那位将军的处置办法，包括暗杀手段吗？”多田骏耸动着有点发红的鼻子，兴奋地问道。

“目的是消灭，当然不会排除这种激烈的方法啦！”土肥原照例露出温文的微笑，斯文地答道。

“‘腰柳细’^①！这真是太好了！”多田骏用手拍着大腿，满脸胀红，以致使他不顾礼貌，敞开了衣服的前襟，袒露着他那多毛的胸口。“好，快让我们考虑一个理想的行动人员吧。”

土肥原那安详的脸上，由于过度的喜悦，也漾起了苹果色的红润，他微微地喘息着，翕动着嘴唇，绽开一排雪白的牙齿，有一颗金牙，在灯光中熠熠闪亮。他用胸有成竹的语气说：

“不用你操劳了，老兄！我已经找妥一个‘细作’，一个最干练的枪手，他会召之即来的。”土肥原以能在他的同僚间，流利地说出一个古书上的名词“细作”而心花怒放了：“啊，快把他召来！”

“好的，只要一拨电话，他随时在恭候哩！”

桌铃响了一阵，进来了一名勤务兵。多田骏吩咐他按照

① 日语译音：“好”。

土肥原说出的电话号码，去要专机电话。勤务兵走后，桌铃又响了一声，多田骏又命令另一个进来的勤务兵，赶快预备土耳其式的蒸气浴，以便给刚来到的贵宾洗尘。

约摸 15 分钟之后，勤务兵就带进一个中等身材、身体健壮的中年人。

那人双手垂膝，脚跟并立，行了一个日本鸡啄米式的鞠躬礼，就笔直地站在榻榻密前面的拉门之下，毕恭毕敬地不敢动一动了。

多田骏用武士道特有的威严的目光，把来人从上到下扫视了一遭，然后才咧开大嘴，爆发了一阵狂笑：

“啊哈，末永，是你！这我就放心了！”

原来他把这个穿一身中国裤褂的日本人——著名于津沽一带令人发指的日本侦探长末永全之助给认出来了。

“听着，末永，这是一次对我们帝国自身利益至关重要的出使，”土肥原收敛了他脸上的微笑，把那对大眼眯成一条细线，用庄严的声调说道，“胆大心细——永远是我们的行动守则，你万不可大意，要永远记取中村震太郎^①的血的教训。我再重复一次，宁可果决的行动不成功，也不要给仇敌以把柄，国际形势复杂，为了掩饰国际视听，这一点尤其重要。记住了吗？”

“哈依！”末永全之助穿着皮鞋的脚跟一碰，又行了一个

① 中村震太郎为日本军事间谍，在九一八之前，深入我内地调查，搜集情报，后失踪，引起中日交涉，史称“中村事件”。

45 度快速的鞠躬礼。

“好，做好一切准备，包括无声手枪和助手，随时准备起程奔赴那座发狂的山城吧！”土肥原郑重地说完这番话，就从黑色手提公事包里，取出了三张照片，扔到榻榻密的软席上：

“给你，要按中国人说的‘按图索骥’，你要准确无误地记住这些猎获物的生理特征！”

“得，你可以走了！”多田骏微笑着挥了挥手，“我专等你的好消息，不然，我已经不能进军了。好，成功后，你记住，我会给你颁发奖章和晋升的。”

末永全之助弯腰捡起那些散在席上的照片，退出后堂居室，转过屏风，来到前厅。因为，在前厅的皮沙发椅上还有一个由南京政府派来跟他合作的中国双料特务——两面间谍曹刚^①在焦灼不安地等着他。看见末永，他从沙发椅里跳起来，他俩就凑到高大明亮的花形吊灯下，把那三张暗杀对象的像片看了好久。

“末永君，你放心，他们的尊容，我全记得滚瓜烂熟了。”曹刚操着一口奉天话，拍一拍胸脯，夸着海口，“不是我曹某人吹牛，就是把他们烧成灰，剁成肉泥，我也认得出他们来。你擎好吧，这件事儿，全包在我身上啦。”

他俩喜气洋洋地离开前厅，趿进中国人称做“土豆”^②

① 此人真名祝士勤，也是作者长篇《功与罪》（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中的一个贯穿始终的人物。

② “土豆”为日语“兄弟”的谐音。

牌的汽车，离开了寂静无人的福岛街。

墙头有铁丝倒刺蒺藜电网的后院，从三间土耳其式蒸气浴室的窗户里，冒出带着热浪的滚滚雾气。多田骏和土肥原脱得一丝不挂，像两只剥皮的白羊，被热水烫得浑身鲜红，龇牙咧嘴地泡在大木桶里。

“啊，土肥原君，我知道今天是你最快乐的时候，正像去年你在大连码头迎接‘淡路丸’^①时一样的欣喜，要不要找一名艺妓来陪伴你？我们日租界‘浪花馆’有个田中娟子，小娘儿们不错，堪称色艺双绝，叫来陪你玩玩吧？”

“不，我不需要，”土肥原微笑着摆摆手，一阵热气，更使他那白皙的脸上升起一层羞红，“说来惭愧，我似乎有一种生理缺陷，除了我的太太香代子，我不会冲动，你说怪不怪？我的最大乐趣，就是搞特工，谋略，为帝国竭尽全力服务。除此，我简直都提不起兴趣。”

他们在成团的热气之中漫谈着，闲扯着，但那个看不见的由各种政治集团势力编织的无形大网，却在冥冥的黑夜之中，向一个中国的民族英雄，残酷无情地伸展开来……

二

日本探长末永全之助，带着他的中国助手曹刚，打扮成收购山货老客的模样，穿一身灰色布大衫，黑礼服呢皮底

① 指迎接载有溥仪的那条船。

鞋，戴一顶宽大草帽，肩上背一个钱褡子捎马儿，在多田和土肥原接见后的第三天中午，便潜入到抗日同盟军的驻地张垣。下了火车，正赶上山城中伏最炎热的那段时间。大陆性气候炙烤着花岗岩石头的郁热，使他俩蒸发出一身热汗。而使他们感到更燥热的是，一下车他俩就被一种激烈的抗日情绪包围起来。月台上，一队队的兵士；铁轨上，一列一列的军车，正往这里输送兵源和等待着开赴前线；候车室里也挤满了新兵，人流来往穿梭，熙熙攘攘，酷似一座热闹的蜂房，充斥着一种蓬勃的同仇敌忾的气息。这种异乎其它地区的战斗氛围，使这两个潜来的日本特务也有点心惊胆战，惟恐被散布在人群中的便衣宪兵认出来。他们不敢怠慢，赶紧随着人群，涌出车站。

末永全之助，是日本关东军军部的特务老手，又是近年来在国外大显神通的新秀。自从他 10 年前——1923 年离开日本三岛，来到中国的天津，从一个普通职员，一直熬到当上日租界的侦探长。他现在的公开身份是高等警察课长。几年来他所看到的都是中国寓公阔佬的温顺，和一般市民的俯首贴耳。他习惯了中国老百姓在通过租界进口的鹿寨和街垒时，向值岗的日本巡捕恭顺地鞠躬的情景。那时岗兵可以蛮横地随意搜身，尽兴地调戏妇女，兴之所至可以随便打中国人的耳光等等。他有一次甚至把一个中国人的帽子摘下来当球踢了好远……而现在，来到张垣，好像来到中国的另一个世界，使他这个异国的霸王，也不得不约束暴戾的性子，变得小心翼翼了。

在车站外面，他俩雇了一辆老式单套带篷的高轮马车。高大的木轱辘，缓缓地轧着石子土路，慢悠悠地进了写着“大好河山”的大境门。啊，这里的情景和他所熟悉的天津日租界，又是多么的不同！真使他产生一种慑魂生畏的感觉。

他把脊背靠在车座后面，让曹刚的身子遮挡着他的脸。他此时望着车外闪过的街景思忖着：虽然从中国的南京到日本的东京，已经组成了一股隐而不见的联合努力，来围剿这股新崛起的军事力量，甚至他还亲眼看到过那份北平军分会发给孙殿英^①部的监视密令，和催促庞炳勋^②部急速进军围剿的命令，但是当他亲临中国这座唯一抗日的山城时，他觉得非常吃惊：他看见走在城关大道上一队队的抗日同盟军战士，是那么英姿勃勃、士气旺盛，丝毫没有即将遭受围困的神情；至于那些背着背包、风尘仆仆从平津、太原和关外各条道路前来投军的青年学生，更是热情洋溢、络绎不绝。他们兴奋激昂地唱着新学会的《新军歌》，走在狭窄的旧城堡的街道上；大街小巷到处是抬着担架、猪羊、推着粮车、挑着茶水劳军的人流；无论是新城，还是旧城堡子里，甚至城廓外面，每个街口，几乎都有穿着各种短装的工人跟平绥路的铁路员工组织的交通团成员在演讲和募捐。因为街上是这样红火，以致他的马车走得比牛车还慢。末永和曹刚睁着诧异惊恐的大眼，目不转睛地望着车篷外面。他俩还同

①② 孙殿英与庞炳勋，均为旧军阀，孙殿英 1928 年曾炮击清东陵公然盗宝。二人于抗日战争中投降日寇。实行所谓“曲线救国”。

时注意到那些沿街灰色砖墙上，到处是用蓝白二色写满的标语口号和街头短诗。特别使他记住的是这样一首“张垣倡义”的墙头诗：

好男儿，壮志坚，抗日义旗举张垣，忠勇毕聚同盟立，誓以铁血抒国难。

力虽薄，义愤伸，收复察东克多伦，驱寇雪耻非不能，兴起兴起我国人。

末永全之助越来越感到毛发倒竖，心惊肉跳。他的内心产生了恐惧：“啊，支那！它还有一面是极端可怕的哟！”

马车走上了狭窄的石子土路，木轱辘咯噔咯噔地响着，颠簸得好像摇煤球似的。在离开火车站稍远一点的僻静地方，末永想从这个马车夫嘴里套出情况，便改操山东口音：

“喂，老乡！这儿山货好收不好收哇？”

“不好收，老客！”车夫从高高的车座上扭过头来回答。

“咋着哩，为啥呀？”末永接着问道。

“嘿嘿，”车夫勒了一下缰绳，把身子全扭过来，满脸带着得意的神情回答：“你看不出来吗？要打仗啦，咱们要跟小日本儿开火啦！嘿嘿，吉将军、冯将军想让小日本儿知道咱中国人的厉害！”

末永看一看他身旁坐着的曹刚，跟他悄悄地交换了一下尴尬的目光，又接着问：

“眼下，一点也收不上来吗？”

“不好说，驻军‘海’^①了去了，兵慌马乱的，老客儿谁敢来收山货？”

“那怨我倒霉。老乡，你看这军队得有多少？”

“嗯，广^②啦，还不有几十万人马吗？”

“依你这么说，我是收不到货喽？”

“过去，这边的老客，‘跑外馆’^③的不少，兴许那边儿还平静。干买卖挺赚钱，运一点盐、茶叶、绸缎，就能换回上等好皮货来，比我们这儿口外的皮毛成色还好。”

末永觉得这个马车夫还真知道一些情况，他心里感到遇见这个中国苦力，有点幸运，便颇感兴趣地继续套问马车夫的话。

“这军队驻扎的片儿很大吗？”

“老客，这我可知道了，那是人家军队上的事儿，不跟咱老百姓说。不过，听识文断字的人说，倒是贴出来一张告示，说，明天就开北征誓师大典大会，够红火的，兴许戒严，要是你明天这工夫下火车，嘻呀，老客，说不定我就拉不了你们的座儿了，嘻嘻……”

末永听了这话，心脏狂跳了一下。这个消息使他又紧张又兴奋。同盟军北征誓师大典明天举行——这真是个千载难逢的实行暗杀的好机会！于是他不再跟车夫说话，一心一意地沉浸在策划如何混入人群实施行动的具体细节中了。

①② 土话，均为‘多’的意思。

③ 指当时到内蒙、外蒙做买卖，群众称“跑外馆”。

突然，他的思绪被打断了，原来马车已停在大十字街路西福音堂旁边的“悦来客栈”门前。

“你老下车吧，这是俺们山城最讲究的客店啦，凡是老客，都在这个下处住店。”车夫勒住缰绳，擦着汗。

“来，钱在这儿，”曹刚走下车蹬，掀起大衫的一角，在裤袋里掏钱。这些下手活，都由这个南京派来的，既是“复兴社”特务处特务，又为天津日本特务机关效劳的双料特务曹刚料理了。那个精明的马车夫一眼就看见曹刚在掀大褂掏钱的时候，露出腰里掖着的那支马牌手枪。车夫倒吸了一口冷气，心里十分惊诧，他暗自捉摸：“哎呀，活见鬼！那开销钱的小子，腰里还别着个‘烧鸡’哩！这哪儿是收山货的老客儿呀，八成是小日本的便衣儿吧？”马车夫吓得脸色有点焦黄，“依我看，快到军部报个告才稳妥。”他独自这样思索着，没有再赶回车站，抖动着缰绳，拉着空车，离开悦来客栈，慌忙向城外赐儿山水母宫同盟军总部驻扎的山头跑去。

开销了车钱，末永按照他的职业习惯，要观察一下周围的环境。他看到那虎皮纹石垒的门脸小店，挂着红布白狗牙儿做的招子，正在塞外刮来的凉风中猎猎飘动，那系着红布条儿的柳条篱篱幌子，也在风中一摇一摆。客店不大，但位居要津，门前的那条大道，正是这座山城的通衢要冲，来往车辆频繁，所以那店家的门脸修得也很牢固考究。亭式的尖屋顶，两侧挂着木板刻的黑地金字对联“孟尝君子店”、“千里客来投”。院子不大，房间不少，光线阴暗，是三四流山城

标准的客栈。从左邻福音堂，传来一阵破旧风琴的呼啦声，伴随着唱诗班男女混合的童声，使末永想起今天是礼拜日。右舍是一家饭馆，一座木板小楼，还带茶肆酒馆。也有两面大旗，插在门旁，上写“闻香下马”、“知味停车”，这旗子在风中刷拉拉地飘忽，很有气派，又加上划拳和卖唱的歌声，咿咿呀呀，乌哇喊叫，真是红火热闹。“要想在客店睡一个安生觉，一定比登天还难”，末永这样想着，转身走进店里去。

店家看见是两位老客上门，脸上堆起讨好的笑容，点头哈腰，十分热情。他俩租了一间最好的房子。

茶房打来了洗脸水和沏茶的开水。屋里陈设简单：两张木板铺，中间夹着一张两屉的迎门桌。茶房开始扫地、清理屋子犄角旮旯里的蜘蛛网和爬来爬去的蟑螂、草履潮虫。显然这屋子已有许久没有住人了。

“喂，店小二，你们的开水，怎么有一股糊巴味儿呀？”曹刚洗罢脸，喝了一口刚沏的茶，皱着眉头，吐着茶叶末问着那个中年的茶房。

“唉，客官，你老有所不知，小店本来生意兴隆，可是眼下要向日本开战，北平那边天天叫嚷着要停开火车，不给冯、吉大军接济给养，谁还敢来收购山货？原来小店烧大锅炉做开水，眼下用洋铁水杵子，烧的是玉米核儿，哪能没有糊巴味儿呢？你老就多包涵着点儿吧！”

末永看了曹刚一眼，示意让茶房出去，曹刚便摆了摆手，茶房退出去了。